

當我們讀完一個好劇本，如同親自經歷了一段精彩的人生，當我們看完了「一齣好戲」，正像飽餐了一頓豐富的筵席，因為我愛好戲劇，所以我也摸著編寫戲劇。據說演戲是非常快樂的，因為我很少有機會去演戲，所以祇能知其樂，而不能知其所以樂，不過寫戲的確是快樂的，因為我已經寫過多次了。因為當我寫戲的辰光我不知不覺地忘却了一切，神遊到另一個天地裏去了，在那裏，我是屬於無窮大的，好像有着無比的權力去支配一切，差不多我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萬能的主宰，一切都得聽從於我。我似乎可以直接的向造物主「上帝」探訊宇宙的奧秘也可以同先師「孔子」討教、「誠、正、修、齊、治、平」之一貫大道，還可以傾聽人類的祖宗「亞當」和「夏娃」講述他們的遭遇，魔鬼的語言是何等的動聽，他們怎樣的偷食了伊甸園中的禁果，才有了智慧，但震怒了「上帝」，把他們逐出了伊甸園而且在東方安置了轉動的劍，防止他們再偷食生命的果實，男人為什麼要終生勞作，女人為什麼要受生育之苦，蛇為什麼要用肚子走路等等……在此辰光中，差不多我是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聞，無所不見的。直到劇本寫完了，我才不知不覺又回到人間，結束了神遊似的生活，於是我就立刻就覺得我原來是屬於無窮小的，再看看方格的稿紙上劃滿了一個個東倒西歪的字跡，有的簡直是符號我自己也不能辨認，錯字外加上別字，還有些字寫掉了，糊糊塗塗，亂糟糟，一篇又一篇的稿，祇怎麼辦呢？好改吧補吧添吧刪吧像這樣要好幾次才能整理出頭緒來！整理完了，說實話，真是連再看一篇的勇氣也沒有了，除非有人要演，或是要交審或付印否則就把牠擺了下來。為什麼這樣呢？因為我快樂時期間，早已經過去了，雖然那樣，仍就是想把牠印出來，或是演出來的，不然寫是爲了什麼呢？別人也會說話的，但是我對於那「白紙上印黑字」，「把文字搬上舞臺」的事件，我始終認爲那是對劇作者最冷酷無情的一種審判，所以真的鬧到這種關頭，我便開始頭疼同時也害怕起來，可能有人還覺得這是可笑的。

「夢與希望」這個劇本，雖然還不會推到印刷機下判刑，但是中華話劇團却要把牠搬上臺去演，所以我開始害怕了，因為我曾經遭遇過這種慘痛的教育，內心裏的創口還未復原，不時還在酸痛呢可是我又不不能不勇敢的去嚐試，因別人都敢，我爲什麼不敢呢？

## 寫劇本的苦與樂

寫在夢與希望上演的



劉碩夫



「夢與希望」她是多麼的難產啊！遠在四十三年夏天，我就開始孕育了他，因為母體不夠康健，在肚子裏整整養了一年半還未變成形呢？一直拖延到四十四年冬天，是我用了打催胎針的方式，才使她提前臨產，我記得那正是一個吉慶的好時辰，晴明的聖誕夜裏，信徒們在我的隣宅附近，齊唱着迎聖之歌。「夢與希望」就在這種安祥的氣氛中降生了下來。啊！瞧，他是多麼瘦弱呀！但是我很喜歡他，因為我還能聽見他心臟跳動的聲音，看他多麼麼的愚昧呀，但是我也喜歡他，因為在他的眼睛裏，閃耀着人性善良的光芒，唉！他長得好醜啊！但是我更喜歡他，因為他是我生的，這些話並不過份，我相信每一個做母親的，一定都有同感的。

「夢與希望」索性把她當做我的情人吧！她，本能的充滿着慾望的追求，她，又是那麼富幻想，理想，夢想我幾乎把她當做了今日社會人群的一個縮影，她所要找尋的，是事物的真理科學的目標，她所要認識的是宇宙的本體，人倫的光輝，她似會對我說過：「你可以什麼都缺乏，你不能缺少了一個美夢，如果你有了一個美夢，即使窮困也是富足，倘使你尚未能取得你想取得的一切，那是你窮困中的富足，倘使你已經取得了，那便是你富足中的窮困，物的貪求，不過是在永恆中攫取短暫，夢的追尋可能在短暫中獲得永恆」。

「夢與迷」爲三幕二景話劇，現正由中華話劇團排練中，預定於十一月中旬演出，擔任演出的演員計有，汪曉鐘、王昌熾、周仲廉、儀銘、王菲、盧齊、于家安、王丹樂等。她的主題是說：一個人什麼都可以缺乏，但是你不能缺少一個美夢，即使窮困，也是富足，物質的貪求，不過是在永恆中攫取短暫，夢的追尋，可能在短暫中獲得永恆。全劇但願含有一些教育意義，吻合目前

前需要。

照上段說的法似乎有些「王婆賣瓜自說自誇」然而常言說得好「情人眼裏出西施」實也難怪。

最後我得感謝「藝術雜誌」月刊負責戲劇部門的蘇女士，給我這多篇幅讓我來一篇自我表白，最後讓我再講一句吧！「夢與希望」，這個還未成熟的劇本現在就拿出來給觀眾見面，是冒失的，膽大的，最後我虔誠地期待着批評和指教。